

游踪

# 春访鸡足山古茶花

□ 安建雄

春风乍暖，听说鸡足山华严寺遗址的两株四百多年树龄的古茶花又开了，忍不住心动向往。

好不容易到了周末，约上妻子便驱车直奔鸡足山。

鸡足山位于大理州宾川县境内，是享誉南亚、东南亚的佛教名山。据史料记载，鸡足山建寺始于唐，兴于宋元，盛于明清。明朝中后期为鸡足山鼎盛时期。

山寺的兴衰流传，往往伴随着古树的花开花落。我们此次所拜访的两株古茶花，便经历了四百多年的风雨，见证了鸡足山华严寺的兴衰过程，如今依然在山寺遗址的废墟上，兀自灿烂。

私家车开到了鸡足山腹地的石钟寺停车场，便不能再往上开了。要继续往前游览鸡足山，要么坐观光车，要么步行。我们的目的地华严寺遗址离停车场有两公里多，不算很远，于是我和妻子便决定步行前往。大好的春光，在山间走一走，其实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春风已经开始在山林间漫步。我

们走在松树和栎树交织的林间山道上，沐浴着刚褪去寒意的春风，听着忽远忽近的鸟鸣声，感到清新爽快，惬意无比。在林间，偶尔可以看到盛开的野生山茶花和映山红。野生山茶花树丛矮小，粉色的花朵颜色浅淡，像清秀的乡村女孩；映山红相对长得高大，间杂在松树和栎树丛中，深红色的花枝从绿叶间伸出来，热烈奔放的气质宛如林间习武的侠女，英气逼人。初春时节，行走在滇西高原的山间，看山茶花和映山红灿烂绽放，是山间踏春的“标配”之一。我和妻子边走边看，清清爽爽的山风和那些无拘无束的花开，让我们暂时忘记了工作、生活中的烦恼，就像绿色海洋中遨游的鱼，满怀清透，身心自在。

虽然是登山，但此时正是春风温润，山间春色正好，两公里多的林间山路不知不觉就在脚下溜走了，没有疲惫，更没有气喘吁吁。

行至山腰，我们的脚步与观光车道重合。顺着车道走了不久，便看到一个指路牌将“华严寺”指向了左边的一条林间小路。小路上积着陈年的落叶，即使裸露着泥土的地方，也很少见履痕脚印，说明去华严寺遗址的人很少。也是，步行去山巅的游道并不经过这里，而观光车一般也不会在此停留。鸡足山中寺庵众多，像华严寺这样已经荒废久远的遗址，绝大多数人不会光顾，甚至从未听说过它的名字。我第一次认识“华严寺”，也是在《鸡足山志》里，当时为了写一篇题为《鸡足山中看古树》的文章，便想到了到文献典籍里去追寻古树名木的蛛丝马迹。

再走两百米左右，小路跨过一条山管，再往前走数十步，山林间一片宽阔的荒地便直扑眼帘而来——华严寺遗址到了。

目光不用搜寻，就看到了两株古茶花灿烂在荒地的中间，灿烂在沉默千年的古寺废墟上，灿烂在万古如斯的春风里。春风微拂，花枝轻摇。曾经宏大的寺宇，藏在荒草之下。而两株古茶花，或许是因为它脱俗的姿颜，才免于损毁。现在，两株古茶花依然被围在精致的大理石围栏中得以保护，足以表明人们对它的怜惜之情。

在遗址西南边的一角，有两间简易的板房。据说有个僧人常年在此驻守。但我们去的这一天，他可能有事外出，无缘得见。

数米。北边那株长得更壮更盛一些，花也开得更加热闹明艳。据相关资料，这株古茶花树高8.8米，胸围118厘米，每朵花有16—18个花瓣。经过多年的复壮处理，近些年来枝繁叶茂，花朵红艳，花姿丰满，端庄高雅。

站在树下抬头往北仰望，透过满树怒放的茶花，便可看到鸡足山天柱峰上的楞严塔直指苍穹。此景被形象地称之为“茶映空顶”，是鸡足山“十景”之一。

我和妻子围着古茶花树，尽情地观赏、拍照。满树盛开的茶花，艳而不俗，柔而不弱，在它近旁，让人心生欢愉。其间也有小鸟飞到树上，在花枝间跳跃鸣唱，好一幅鲜活明快的鸟语花香图，把我们带到了春天最柔软的意境里。春风微拂，花枝轻摇。曾经宏大的寺宇，藏在荒草之下。而两株古茶花，或许是因为它脱俗的姿颜，才免于损毁。现在，两株古茶花依然被围在精致的大理石围栏中得以保护，足以表明人们对它的怜惜之情。

在遗址西南边的一角，有两间简易的板房。据说有个僧人常年在此驻守。但我们去的这一天，他可能有事外出，无缘得见。

# 大理“国保”佛塔



在大理市的“国保”大家庭中有三个佛塔单位，分别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崇圣寺三塔、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佛图寺塔和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弘圣寺塔。多元宗教在大理的碰撞，让这些佛塔既有相通之处，又有其差异。三座佛塔出土的1300多件文物，为南诏、大理国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史料依据。

[迟晓娟 金镇雄 / 文 杨继培 / 图]

## 生活笔记

# 青海湖畔菜花香

□ 张美华

青海湖畔的田畴间，一朵朵油菜花身着金黄的裙裾，从冬到春，历时一两个月，在暖阳下尽情舞蹈。

它们从下而上有序地排列在花枝上，那样子，像极了插满糖葫芦的棒子，又像一座座金色的宝塔。绿色的粗壮花枝是绝对的轴心，有的恣意盛开，舒展着柔嫩的腰肢，惬意地享受阳光的沐浴；有的含苞待放，青涩的花瓣紧紧抱成一团，似乎在和风儿捉迷藏；有的或许性急了，此刻已经呈现出疲累之态，蔫不拉几的花瓣儿垂挂在花托上，甚至干脆飘落到泥土上，只留下光秃秃的花枝；有的脾性又太慵懒，非得等到所有的花儿都开过了，才慢腾腾地零星盛开。

数百亩油菜花星星点点地散落在青海湖的周围，给这个湖泊围上了一条格子围巾。因为有湖水的润泽，青海湖周围的庄稼一直都很丰美。尽管是冬末初春时节，油菜还是迎着严寒，给我们献上了最灿烂的花儿。

这些泛着金属色泽的花儿的第一批粉丝是蜜蜂和蝴蝶。身着小豹纹皮裙的小蜜蜂，哼着小曲，跳着圆圈舞，一头钻进菜花丰满的胸膛，吮吸花蜜。有几只蜜蜂吃得太过，竟好似酒醉一般，踉踉跄跄地从花蕊中起身，鼓鼓的蜜囊让清瘦的小身板多了几分阻滞，没想到这花蜜有朝一日竟也成了负担，我不禁哑然失笑。蝴蝶没有采蜜的任务，就显得很轻松。它们在菜花间流连嬉戏，累了就在枝头或者叶片上休息，成了菜花的一片花瓣，一片叶子，给菜花添上一抹别样的颜色。

寻香而来的，还有爱花的你和我。得知菜花开了的消息后，我在一个周末的早晨来到青海湖畔，来到油菜地里。柔柔的阳光中，远处，青山层层叠叠；近处，房舍鳞次栉比；再近些，是一望无际的油菜花。阳光越过东边的山头，从天边照射下来，油菜花掀开盖在身上的透明薄纱，迎接阳光的爱抚。早晨的阳光没有中午的热烈，却多了几分暖意，那光仿佛金晃晃的釉彩，不停地往菜花上涂抹，给薄如蝉翼的花瓣镀上一层金衣。

置身在一片金色的花海里，我嗅嗅这朵，看看那朵，俨然一只硕大的蜜蜂在花间流连。我抬头望着几株直插云霄的花簇，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她们浑身散发着热情，傲娇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我环顾四周，目之所及全是挨挨挤挤、密不透风的花儿，耳朵里竟幻听到花儿叽叽喳喳的笑声；我低头，田埂全被花和叶遮蔽，看不到一丁点儿土地的影子。不一会儿，我红色的衣服上涂抹了大小不一的金色钱币一般的花斑，这是热情的花儿送给我的礼物。

油菜地的主人是最后一批赏花人。等到绝大部分菜花凋谢，结出鼓鼓的荚子，他们就会盘算着准备收割。这时候也会有三三两两的菜花在开放，这些慢性的菜花肯定得不到主人的赞赏，不过，主人也不会苛责，谁还没个调皮的时候呢？也不差这三五颗油菜籽吧。望着眼前簇簇一般密密麻麻的油菜荚子，想到即将丰收的场景，他们似乎已经嗅到了菜籽油的清香。

到清明前后，青海湖的“格子围巾”由金黄变成淡黄，那是油菜的荚子成熟了。

# 又见家乡攀枝花

□ 周学朝

今年回永平乡下老家过年，乘车路经长达一百多公里的银江河峡谷地带，随处可见许多高大粗壮、树冠如伞、迎风绽放的攀枝花，与蓝天白云相互映衬，构成一幅色彩浓烈的河谷热带风景画。

我的家乡在永平县中南部的银江河畔，处于中低海拔、气候炎热的低纬度地带，喜温生长的攀枝花在银江河两岸的河谷和悬崖峭壁上随处可见。每年冬春交替时，其它树木还没有长出新芽，草儿还没有露尖，那些村庄周围的梨花、桃花还没有打苞，攀枝花却早早地开放了。攀枝花先是长出一个个暗红色酒杯似的花苞，再一个个吐出鲜艳如小碗大小的花朵，然后又一朵朵、一簇簇地绽放。一眼望去，一棵棵高大挺拔的攀枝花树，只有树叶繁茂，没有树叶，像一片红艳艳的海洋，灿烂灼灼。站在树下抬头仰望，盛开的花朵如进射燃烧的一支支火炬，瑰丽神奇，又如无数小喇叭，生机勃勃，吹奏着春天的旋律，让人看着心情就会格外舒畅。

那些喜欢吃攀枝花的羊群，在羊圈的吆喝下，咩咩地呼唤着同伴，越过河谷，爬上草坡，登上悬崖峭壁，在一棵棵攀枝花树下，叼起一朵朵落花，津津有味地咀嚼吞咽起来。此时，攀枝花仿佛也被风的快乐感染，微微颤动着身躯，引得落红纷纷……

曾记得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每天清晨和中午，身背花篮忙碌在攀枝花树下捡拾簌簌落下的花朵，背回家后，去掉花瓣、花萼、花粉和雌蕊，留下雄蕊，放进

锅里煮上几分钟，再放到冷水里泡上两三天，淘去缠缠绵绵能够拉丝的黏液，捞出滤去水分，与肉丝一起炒便是一道风味独特的农家菜；还可以热油炒食，先放干辣椒炒黄，再放入大蒜、生姜、花椒、豆豉或豆瓣酱，待香气四溢，花蕊金黄时起锅，俗名叫“龙爪菜”。

攀枝花花朵完全从枝头凋落后，就会长出繁茂的枝叶，又会从枝干上长出绿色如香蕉大小的果实。小绿果成熟后逐渐变成淡黄色。这时剥开潮湿的果皮，里面充满着轻盈雪白的软糯，像温文尔雅的少女，柔软细腻；风干后的“棉絮”，仿佛热情的少妇，绵软黏人，可以用来制作枕头包、褥子和被子里面的填充材料，卧拥在这样的被枕上，睡梦都分外洁白香甜。如果熟透的攀枝花果没有及时采摘，纷纷扬扬的花絮急不可待地挣脱果荚，乱花飞舞，仿佛一片茫茫飘雪的世界。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家乡的攀枝花，我觉得象征着当地群众的坚毅和未来发展灿烂前景，既有展示村容村貌的一道亮丽风景，又有点燃“红红火火年景”生活的美好，更有珍爱身边的人和珍惜眼前幸福的“花语”。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以来，村民的经济收入一天天好起来，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饭煲、微波炉，没有人再用柴火煮饭和煮饺子，也没有人砍柴攀枝花。家乡的人还在村道旁、山坡上、河谷岸边栽种了不少攀枝花。春节前，又见攀枝花在银江河畔和村寨竞相绽放，灿烂如火，分外夺目，彰显出一派喜庆的春日景色，煞是喜人，真是“破云出晴日，莫不美春光；攀枝花满树，对镜红妆”，让观赏者无不装满了满腔红红火火的心境。

## 大理美



3月初，永平县龙门乡大坪坝村茶园里，茶农们正忙着修剪茶叶。他们手持工具，细心地修剪着茶树枝，为谷雨时节春茶采收做准备。

[通讯员 范军 摄]

## 美食地理

# 金墩油菜腌菜

□ 李庆芳 张玲 文 / 图

俗话说，霜打雪压青菜甜。冬末春初，鹤庆县和邑村田间油菜长势喜人，一垄垄油菜经过风霜的洗礼，展现出非凡的生命力，不仅绿意盎然，更蕴藏着令人垂涎的佳肴，成为了家家户户制作冬日美味的心头爱。

阳光洒满田野，微风掠过田间，一垄垄油菜随风摇曳。一个艳阳高照，万里无云的好天气，踏入田间精心挑选并采摘一篮篮鲜嫩欲滴的油菜。回到家中，去根、反复淘洗，洗净灰尘和小虫，放置通风向阳处晾晒，去除三分之一水分后便放置阴凉处备用。

腌制油菜腌菜，其工序用极为讲究。所用到的菜刀、菜板、盆、土罐，都不容许有任何的油渍。晾晒好的油菜切小段放入无油的大盆中，加入白酒、辣椒面、花椒面、糖、食用盐等佐料反复揉搓，使其更好地入味。随后装入土罐中，密封放置，让其自然发酵，半月后即可食用。

腌制好的油菜腌菜，食用方法多样。不论是作为下饭菜还是炒菜时的佐料，都是舌尖上的独特美味。如果你厌倦了过年时的大鱼大肉，油菜腌菜的清爽滋味一定让你迷恋和沉醉！

